

000513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范 镇

FAN ZHEN



中華書局出版

59

48

“中国历史小丛书”編輯委员会

主編: 吳 晗
編委: 尹 达 刘桂五 何茲全 何干之
汪 錢 邱汉生 金灿然 陈乐素
陈哲文 胡朝芝 翁独健 滕淨东
(以姓氏笔划为序)
助編: 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研室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范 綱

北京市第八中学

申先哲編写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1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号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·3/4印張·12,000字

1959年5月第1版

1959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數: 10,351—20,165 定價: (5)0.08元

統一書号: 11018·133 59.4, 京型

类号	22.059
登记号	6848

内 容 提 要

范缜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唯物論思想家，生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。他曾对当时統治集团所提倡的靈魂不灭、因果报应等麻醉人民的迷信思想进行过坚决斗争。为了宣傳他的唯物論思想，他写了光輝的論文“神灭論”。“神灭論”的發表震动了統治階級。統治階級威胁他，收买他，軟硬兼施，要他放弃自己的主張。他不怕威胁，不被收买，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見。皇帝發动了几十个人写文章圍攻他，但是都駁不倒他。

“神灭論”是我国唯物論思想發展史上極重要的文獻。

統一書号：11018

定 价：0.08

22.

68

目 录

一、勤儉的青年生活·····	1
二、革新政治的希望·····	4
三、竟陵王府中的大辯論·····	8
四、勇敢的思想坚决的行动·····	14
五、在斗争中诞生的“神灭論”·····	18

一、勤儉的青年生活

公元 420 年到 589 年，是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。那时候，政治上是一个南北分立的局面。北方大部分地区在胡人統治者控制之下，起初是北魏，后来是东魏和西魏，再后是北齐和北周，最后統一于隋。南方的汉族政权，偏安江左，也更换过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个朝代。

范縝是南朝人，大約出生于公元 445 年。他的家乡是南乡舞阴（今河南泌阳县）。

虽然范縝的祖上世世都作大官，但是因为統治階級內部經常有爭权夺利的斗争，范家也难免有遭受排挤的时候，范縝的父亲范濛便只作了几天空有虛名而無实职的官，后来就罢官还乡了。所以，范縝沒有受到官宦人家那种橫行霸道、腐化墮落的生活的影响。尤其是他父亲死得早，門戶更加冷落，这就使他可能更多地接近劳动人民，受到良好的影响和教育。因此，他在少年时期就已經因为品德良好而受到人們的称贊。

范縝的家庭虽然不是豪富，但畢竟是世代官家。在

当时，这样的人家是有条件讀書的。所以，范縝在十八岁的时候，便到离家千里以外的沛郡相县（今安徽宿县）去拜刘歆为师，探求学問。

刘歆是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。他的学生很多，但大多是貴族官僚的子弟。南朝时期的貴家子弟，生活非常腐化，吃喝、穿着、玩乐，荒唐得吓人。他們吃飯必須山珍海味；穿衣必須綾罗綢緞；走路必須有人扶持，出門去必須坐車或坐轎，連馬都不願騎；甚至有些人一天到晚講究穿着寬寬大大隨風飄动的衣服，用各种香料薰洗身体，搽粉塗胭脂，学着女人行走坐臥弱不禁風的姿态。这些只知享受、不会劳动的人，怎能有刻苦學習的耐心？他們到刘歆这里来，大都只是为了取得一个名人弟子的称号，抬高自己的身价，以便繼承父兄的政治地位。要說是面向自然和社会，攻破自然的秘密，参透社会的問題，鑽研真实的學問，恐怕他們連想都沒有想过。他們只注意那些空洞抽象的道理，學習狡辯的本領；有的就只作一些文字遊戲，写一些吟風弄月、品花賞雪的詩文。

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是很可能沾染这样的歪風惡習的。但是，从小接近人民生活的范縝，在实际生活的鍛煉中，懂得了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。他不慕虛榮，不趨權貴，憎惡這班荒



圖1. 范縝自己背着書包上學，不慕同學們的豪華。

淫無恥的貴族子弟。他在劉瓛門下好幾年，始終過着勤儉朴素的生活，不與那些人同流合污。有時候，從相縣回家鄉，再從家鄉到相縣，其間千里迢迢，他總是穿着布衣草鞋，背着書包，徒步往返。這種儉朴的生活，使他一直保持着充沛的朝氣，勤勤懇懇地學習着。儘管他常常遭遇到冷眼和諷刺，可是他毫不在意，從沒有一點自卑和頹喪的情緒。他的學習成績異常優秀，老師劉瓛對他十分器重。古時候，男子到二十歲要舉行“冠禮”，由長輩給他把散亂的頭髮挽成髻，戴上冠，標

志他已是成年人了。范縝二十岁时，刘瓛亲自为他束髮加冠，可見他在人們的心目中是一个可敬可愛的青年！

二、革新政治的希望

当范縝离开刘瓛的时候，已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很有学識的人了。范縝已有了丰富的学識，便想为社会作出些貢獻。那时候，范縝首先觉察到当代政治的黑暗，因而又觉察到由政治黑暗所引起的社会灾难。于是范縝便想作一番努力，去革新政治，澄清局势。

那时候中国南北分裂，常常發生战争。北方拓跋魏不断南侵，南朝逐渐丧失了淮河以北的領土。北方人民不願在拓跋魏的統治下作亡国奴，成群結队地逃奔南方。范縝就是在这样的行列里走到建康〔注〕去的。

在南北朝以前，江南的社会經濟一直比北方落后，人口少，荒地多，耕作技术很粗糙。但是到南北朝的时候，由于北方人民大批搬到南方，不仅增加了江南的劳动力，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。由北方搬到南方来的劳动人民与江南土著人民一起劳动，进一步开发了江南。他們在長期劳动中积累了經驗，掌握了南方的自然特征，利用雨水多、河流多的特点兴修水利，

〔注〕“建康”是南朝各代的首都，就是現在的南京。

利用气候温暖的特点每年耕作兩熟。这样，农业生产提高了，手工業和商业也發展起来。

在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的条件下，如果統治階級能够減輕剝削，發展生产，依靠广大的劳动人民，不仅有可能收复失地，而且有可能統一中国。但是他們只知道滿足自己荒淫生活的欲望，不顧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死活，一味加紧剝削，乘势强占劳动人民世代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。那时候，到处都是大地主建立的田庄。这些田庄常常包括几座山、几个湖和極廣闊的原野；里面有森林，有果园，有农田，有魚池。农民大都淪落为佃农。

劳动人民遭受的剝削是多得惊人的。佃农要把收穫物的一半以上交給地主。自耕农民要負担数不清的苛捐杂稅，甚至桑树長一尺，房上加几片瓦，都要納稅，鬧得人民不敢种桑种麻，房子破了也不敢修补。此外，农民还得服徭役，一年之內得不到三天的休息時間。有些服兵役的，为国家战死之后，官長們还要誣賴他們是逃亡或叛变，向他們的家屬亲鄰进行敲榨。

这样慘無人道的压榨，逼得人民走头無路。有的逃往深山老林里去开辟新的生活，但是不久便又被官吏、地主們發現，新的压榨便又加在他們身上了。因此，許多农民只得拿起武器，向統治者进行反抗。仅仅在

范縝生長的时代，上自益州(今四川省西部)，下至三吳(江浙一带)，在長江兩岸地主階級財產集中的地方，平均不到十年就有一次农民起义。

統治階級怎样来对待农民的反抗呢？他們一方面是殘酷的鎮壓，一方面是更加頑固地維護和扩大他們的利益。为了保證他們对于人民的絕對統治，就严格地保持着从魏晉以来早已是人民恨透了的士族制度。这种制度是把人分作几等：統治階級都是“士族”，他們有各种政治經濟特权；一般人民在政治經濟上永远是被压迫者。为了进一步保證少数大地主的利益，在士族內部也有严格的区别：豪門貴族为甲族，甲族子弟二十岁就可作大官；中小地主階層是卑族，卑族子弟不到三十岁，連試作小官的权利都沒有。所以，士族制度不仅是劳动人民所痛恨的，即使中小地主也不滿意。

名列士族的人，尤其是那些甲族子弟，因为一生下来就有許多特权，早已預定当达官貴人了，所以根本不幹正事，長大之后，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会。他們自己是任性放肆，对人民是剝削殘害，对士族內部的人是爭权夺利，根本不知道有国利民福的事。所以南朝各代的政治都是非常黑暗；社会和国家的情况一团糟；統治集团內部互相排挤，互相攻杀，鬧着層出不窮的醜劇。放蕩的生活和爭权夺利的斗争，养成了南朝貴族

慘酷殘忍的兽性。南朝的皇帝們有的竟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甚至有經常帶着侍从到处找人砍杀的。

面对着这样黑暗的社会，年輕的范縝深深地为国家耽憂，憤憤地为人民抱不平。但是要怎样才能夠改变这样的情况呢？在范縝看来，認為必須糾正統治集团的政風，必須減輕对人民的压迫和剝削。这种思想当然不是徹底革命的思想，但是在那个时代，这便是对人民有利的进步思想了。

为了實現他的理想，大約在二十五岁的那一年，他給当时掌握国家大权的王仆射^{〔注〕}写了一封信。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希望王仆射能夠深入民間，虛心地听取人民的批評与建議。范縝所以向王仆射提出这一点，首先显然是要求高級的統治者帶头整頓政事，糾正当时統治集团中普遍存在的那种胡作非为的恶劣作风；其次是要讓更多的人有表示意見参与政治的机会。他想以这样的改革为起点，逐步實現他革新政治的愿望。

但是，那些只顧搜括，供自己享乐，不管人民死活的統治者，对范縝的建議当然不会重視。他的这封信送去之后，那个王仆射根本就沒有理睬他，真如石沉大海，連个泡兒也沒泛起来。經過这件事，范縝对当时統治集团認識得更清楚了。他后来对那些高級統治者

〔注〕“仆射”是官名。这种官，职位与宰相差不多，地位很高。

作坚决的斗争，恐怕这件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
三、竟陵王府中的大辩论

公元479年，宋朝的南徐州刺史萧道成夺取了皇位的位置，建立了齐朝。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需要起用一批新人。范缜是当时很有见解的人，而且长期对宋朝不满，这就引起了萧道成这一个当代统治者对他的重视。所以，从这一年开始，范缜就作官了。这时候他大约是三十五岁。

开始，范缜也只是作一种帮办性质的小官。后来却不断被提升。在齐武帝^{〔注〕}的时候，他曾经代表国家出使拓跋魏，办理过外交事务。

十年官场生活，使范缜对于统治阶级了解得更加深刻，然而他那公正直率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却一点也没有改变。他在同朝为官的许多人中间，经常批评邪恶，坚持正义，所以一般的官僚贵族们都不喜欢他，说他好谈大道理，总不让人放心宽怀过生活。可见范缜虽然身入官场，却仍坚持清白，不肯同流合污。

公元487年，竟陵王萧子良常常在他鸡笼山的府第“西邸”里，接待一些有才学、有名望的人和官僚贵

〔注〕 齐武帝是萧道成的儿子，名叫萧贲，承继萧道成的帝位做了皇帝。

族們，为的是抬高了自己的身价，又培养了私人的勢力。虽然范縝不一定是他所喜欢的人，但是因为范縝的名声好，社会威望高，他也不得不請范縝常到他的西邸里来。邀請这等人物来到西邸作些什么事呢？他們除了吃喝玩乐之外，就是研究佛經。当时統治者極力宣揚佛教，蕭子良就是一个佛教信徒；他經常請一些和尚講經拜佛，并且亲自給和尚捧茶送水。

佛教起源于印度，大約在西汉后期傳入我国。西晋以前当和尚的人还不多。西晋以后，和尚就逐漸增多了。到南北朝的时候，由于統治者的提倡，佛教寺院遍布全国，佛教已成为社会上最有勢力的宗教了。在迷信思想的支配下，人民化費了巨大的物力財力兴建寺院，供养僧尼。規模大的寺院，金碧輝煌，华丽得像皇宫一样。

統治者为什么要提倡佛教？信佛的人又为什么那样多？要了解这个原因，必須知道佛教宣揚些什么。佛教的教义主要是認為人的肉体死亡之后，灵魂依然不灭。灵魂就像一个旅客一样寄住在人的肉体之內；这个肉体死亡了，便又投入另一个肉体里去。而且，灵魂在“前世”是什么样的作为，“今世”就得投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肉体之內。如果前世作了坏事，今世就要投在一个貧賤人的肉体里，因而受苦受罪。如果前世多

行好事，今世就会投在一个富貴人的肉体里，因而享受荣华。同样，灵魂在“今世”是什么样的作为，到“来世”就得投在什么样的人的肉体之内。这叫做“生死輪迴”和“善惡报应”。至于什么是好事，什么是坏事，那是由封建統治階級根据他們本身的階級利益来决定的。符合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就是善，就是好事；違反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就是惡，就是坏事。

佛教的这种教义，显然是在宣傳人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，人的生活是“前世”注定的。一个人若是不甘受压迫、受剝削，起来进行反抗，打击統治階級，不仅不能达到改善生活的目的，而且是作了“坏事”，会造成“来世”更加痛苦的生活。所以，唯一的出路是安分守己地忍受痛苦，忍受剝削和压迫，为“来世”創造幸福。至于富貴人家压迫人、剝削人，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，那是他們“前世”注定的應該享受的权利。

不难看出，这种教义对于封建統治階級是非常有利的。如果人們都能夠在受苦受难的生活里安分守己，那就不会有农民起义了；同时，他們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会減少了。因此，南朝各代的統治集团都大力提倡佛教，甚至利用他們的政治势力来强迫人民信奉佛教。在人民方面，由于战争的迫害，地主富人的剝削，特权階級的压迫，生活非常痛苦，却又找不到徹底解放的道

路，所以也有可能接受这种教义的欺騙，希望忍受了“今世”的苦难，能夠得到“来世”的幸福，暂时找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。这一切，都是佛教盛行的原因。

但是，謊話畢竟不是真理。自古以来，有相信灵魂不灭的思想，也有宣傳神灭的思想。隨着社会的發展，人类征服自然的不断胜利，人們对于自然的“秘密”也越来越多地認識清楚了，宣傳神灭的唯物主义思想也不断地發展起来。范縝繼承了这种唯物主义的进步思想，看出了佛教教义的荒謬。尤其是当他看到佛教給人民帶來了精神上的麻醉沈迷，造成了物質上的極大浪費的时候，他便不顧統治階級的愛憎，尽力揭穿“佛理”的底子，反对佛教的輪迴报应的謬論。

范縝維護真理的行动，使当时的統治集团大为吃惊。他們为了巩固自己的階級利益，必須保护佛教教义，便尽一切可能打击范縝。甚至那个身居王位、掌握国家大权的蕭子良，也不避仗勢欺人的嫌疑，居然直接出面，对范縝加以干涉。

公元489年，大約是范縝四十五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蕭子良在他的西邸里大会宾客，在坐的有貴族官僚，有名人学者，也有精通佛法的和尚。这个时候，范縝也在座。在这宾客滿堂的盛会上，蕭子良用他早已想好的問題質問范縝，他說：“范先生不信因果报



圖 2. 竟陵王府中的大辯論

应,那么为什么人們会有富貴貧賤的差別呢?"按照蕭子良原来的打算,摆下这样的陣勢,仗着他权貴的身分,提出这样的問題,必然会把范縝吓倒問倒。到那时候,他就可以把范縝羞辱一番,强迫范縝放弃自己的观点,也来信奉佛教。这便把佛教的威信提得更高。然而,范縝好像根本不把他这个王爺放在眼里,从容不迫地答道:"人們好像一棵树上开出的許多花朵,風一吹来,有的为簾幌所招引,飄落在繡毯錦褥之上;有的为籬牆所阻隔,就飄落在糞坑泥潭之內。您就像是落在繡毯錦褥之上的花,我就像是飄入糞坑泥潭之內的花,飄落的去处不同,哪有什么因果關係呢。"范縝的这

个比喻，显然是說人們都是母亲生下来的，原来都是一样，只是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才分別走入不同的境地，并無“前世”和“今世”的因果报应。进一步說来，这个比喻还含有不能小看穷人的意思。所以，范縝不仅在理論上作了答辯，而且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緒。

这个道理明确、論据有力的回答，弄得蕭子良啞口無言。他不得不老着脸摆出一副王爺架子，利用自己的权势，动員許多人一同与范縝辯論。但是，騙人的謊話終究是不能自圓其說的，所以在西邸大会席上，这些名人高僧，竟都是無話可辯，沒法駁倒范縝。后来蕭子良的亲信分子王琰写了一篇文章罵范縝道：“唉，范老先生呀！你竟不理睬你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了！”王琰的意思是說范縝不信人有灵魂，就是認為祖先死了就沒有了；眼中沒有祖先，那是忤逆不孝。所以王琰那句話是对范縝的謾罵。但是这种謾罵，在范縝看来就更不值一駁了，所以他用非常幽默的語气答复道：“唉，王老生呀！你既然知道你祖先的灵魂在什么地方，那么为什么不馬上自杀，去侍奉他們呢？”

在這場論戰中間，范縝取得了完全的胜利。但是蕭子良并不就此罢休，因为他知道范縝的思想如果广泛地傳播开来，他們不仅失去了这个巩固自己利益的工具，甚而至于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發生。在經過一